

ZHONGGUODANGDAIHUOJIANG

ERTONGWENXUEZUOJIASHUXI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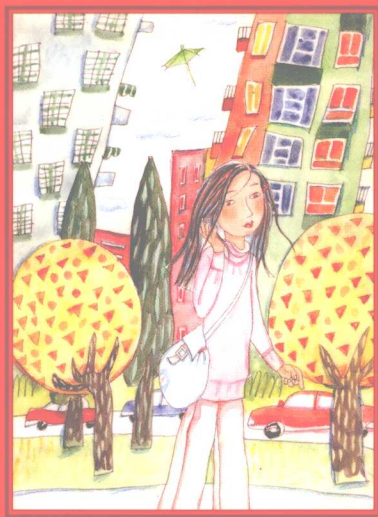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

扣子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

〔林彦*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ZHONGGUODANGDAIHUOJIANG



ERTONGWENXUEZUOJIASHUXI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宋庆龄儿童文学奖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

* * *

扣子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

{ 林 彦 * 著 }

人民文学出版社

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扣子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林彦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

ISBN 978-7-02-006400-7

I. 扣… II. 林…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436 号

责任编辑: 叶显林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周小滨

扣子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

Kou Zi De Yan Se Shi Tian Kong De Yan Se

林 彦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9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10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400-7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诚 谢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第一辑)出版后,受到了广大青少年读者以及家长朋友的热烈欢迎。现在,我们又推出该书系的第二辑,希望广大读者朋友能一如既往地喜欢它。

在此,我们衷心感谢那些为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辛勤耕耘的作家们,感谢他们慷慨地将自己精彩的篇章不断地奉献给我们的孩子,让孩子们在阅读这些精品佳作的过程中,得以获得精神的愉悦和人生的体验!同时,我们也衷心感谢为这套书系制作了精美插图的绘画作者以及其他所有为这套书系的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人!

“中国当代获奖儿童文学作家书系”是一套荟萃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精华的大型书系,我们将陆续推出更多的名家名作。我们真诚地欢迎更多热爱儿童文学创作、愿为我们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奉献自己智慧和才华的儿童文学作家与我们一起共同构建这一书系。我们将竭诚做好各种服务工作,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好一座沟通心灵和情感的桥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八年一月

成长也许就像一个孩子在天黑时走过忽明忽暗的街道,而一个写书的人,将自己的爱写进书里,无疑更像一盏守护在成长路口的灯。

我在少年时代见过那盏灯,那些优美的文字让我感觉到,其实没有翅膀也可以快乐飞翔。最终守候在前方的那些灯照着我成长,无怨地挥手告别青春。

现在我用自己的文字,替那些在街头徘徊的孩子,悄悄点亮前面路口的那盏灯……

——林 彦

目 录

兰草从来不开花	(1)
欲舞	(9)
梨树的左边是槐树	(19)
雨蝶	(32)
蝶梦	(44)
点点的一棵树	(57)
断弦	(72)
四弟的伊甸园	(93)
扣子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 . . .	(114)
校园三钱	(135)
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	(159)
夏天的伞	(190)



三草从来不开花

栖镇的一九八六年，黄昏还是美丽的。街是老街，沿着麻石街道挤着几排灰暗的木楼，很像沉默百年但风雨一来就要咳嗽的老人。这里的晚霞很少烧得花里胡哨，夕阳是娴静的，羞涩的，挑在镇东的木塔尖上，如同一颗淌汁的樱桃。橘红的光淌满老街，仿佛漂染着一幅黑白照片。

我记忆中的栖镇黄昏就是这个样子，我常在回忆里感觉自己正捧着一个碗，走在那种橘红的黄昏里。栖镇人每天要喝一点晚饭酒，黄昏时总会有一群男孩拿碗拥向熟食铺子。下酒菜十分简单：茶干、盐蛋、猪头肉，合称“晚三香”。栖镇晚三香以邹开和的名气最响。

邹开和晚三香偏在街西。走近街西迎面会撞到一股特别的酱卤香味，香味太浓郁了，冬夏阴晴经久不散，如同无形的固体，堆在街西久久地凝结，几乎有了沉沉的重量。香气里聚着大群男孩和成堆的狗。邹开和守在半人高的乌木柜台后切酱猪头肉。男孩们伸着碗老练地吆喝：老邹，茶干！老邹，猪头半斤！

当时，这群男孩里就有我。

001

扣子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





当时，老邹也是我们的老师。

邹开和的确是栖镇中学的老师，做晚三香是业余活动。论外表，老邹毫不醒目，枯瘦，年过四十头发斑白。一节开过花的秋竹，半截经了霜的野草都是邹开和贴切的比喻。邹开和名字很怪，“和”字念“胡”，麻将桌上专用，例如，和牌。初次撞上这个名字的无不念错。邹开和每每耐心纠正，然后坦白补充一句：“开和就是赌桌上赢头局，我父亲是个赌棍。”

邹开和在栖镇中学讲生理卫生课，兼职做校医。他有个不太雅致的外号，叫“邹两片”，形容其医术。邹开和的医术仅限于不发错药的程度。他是念生物学的，对医疗技术一无所知。栖镇中学条件有限，历来没有专职校医，就凑合着安排生理课教师给患病学生发点药片——药片品种还少得可怜，不外乎头疼服点去痛片，外伤涂些红药水。邹开和行医更为简单，头疼脑热腹痛咽肿，不管患什么病，找到邹校医，拿到的药大多是阿司匹林，而且分配平均，每人两片！邹开和做了几年校医，“邹两片”的名声不胫而走，我们也渐渐地习以为常，到医务室既不诉病情也不讲药名伸手就要：两片！

邹开和讲生理卫生课比医术丰富不了多少，照本宣科，了无特色。所幸这门课不是升学必考课，也不值得学生大惊小怪。

课堂之外，邹开和忙着做晚三香生意补贴家用。老邹的日子很不轻松，妻子多病，三个女儿要吃要穿，家里还有一个四十出头总嫁不出去的妹妹。比起教学和行医，老邹的生意就格外出类拔萃。邹开和晚三香是家传手艺，自成风味。他

的盐蛋，选料绝不滥竽充数，他只挑双龙湖鸭蛋腌制，较寻常鸭蛋大一圈，个个颜色淡青，油质双黄，一筷子扎下去，红油吱吱直冒。邹开和茶干不逊于扬州连万顺风味，紧压的豆腐干投数十味香料加酱油卤制，用以佐酒，愈嚼愈香。茶干猪头肉过秤后要依顾客要求切丝切片，非常讲究刀功。邹开和刀功很精，一把菜刀切茶干丝如疾风催快雨，砧板上毫无声响。他的双手暗含节拍舒展流畅，决无时间与气力的丝毫浪费，所谓庖丁解牛，官知止而神欲行。眨眼间一碟茶干切成细薄均匀的干丝，淋上麻油，葱姜虾皮一拌，香气四溢。除了手艺精，邹开和做生意尤其讲信用。他的铺子两侧贴对联一副：买卖公平，童叟无欺。这八个字别的铺子也有，无非是句广告，但在邹开和这里就是一种必须恪守的原则。我念初三那年，武侠小说在课堂上流行一时。邹开和上课与别的老师一样，也没收小说，也罚写检讨，但偶尔会冒出不无滑稽的小插曲。例如某天，他边讲课边从男生冯力的课本下抽出一本《侠客行》，同时没收了吃剩的大半个盐蛋。邹开和盯着淡青的鸭蛋壳，问：“在哪家铺子买的？”冯力回答：“报告邹老师，在老邹铺子里买的。”全班哄堂大笑，老邹不笑，严肃地把盐蛋嗅了又嗅。第二天，冯力交检讨，邹开和取一个盐蛋给他，说：“你昨天吃的那个不是双黄，我邹开和挂双黄蛋招牌，假货包退包换。”

他把生意做得如此敬业，教书就被衬得十分业余。栖镇中学学风严谨，朱校长在历年开学典礼上形容钱受益老师刘和清老师等教学权威，经常动用褒意很高的成语，诸如博采众长、呕心沥血、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们觉得形容并不过分。与这样的教师摆在一个课堂里，邹开和也只配叫个老邹。





当然,老邹也有常人难及的优点。他这个人非同一般的诚实,不虚伪,不虚荣,不撒谎,不做作,甚至可以不要教师的面子。邹开和话语很少,但讲出来的话是绝对捏不出水分的。

一九九七年秋,县教委安排栖镇中学推选一名全县三好学生候选人。评上县三好生一般可以优先录取进县一中念高中。全校六个毕业班的班主任个个攥着一大把尖子生,为这个名额斗得不可开交。最后焦点落在初三年级团支部书记余冬生身上。余冬生所在的初三(2)班班主任由教务处马主任兼任。马主任要趁热打铁,特地开了一个教务工作会介绍余冬生的先进事迹。其实介绍是多余的,余冬生的优秀在每个班主任眼里都无可挑剔。这个孩子从镇南农村考入栖镇中学,家里很穷,父亲几次要他退学进山做烤木炭生意,都被老师劝住了。他几乎没向父亲伸手讨过生活费,每周从家里背半袋米和半钵黑咸菜,咬牙念到了初三。各科成绩不消列举,低于九十五分是不可能的。他在团支部还搞了两个让朱校长刮目相看的动作,一是组织尖子生集中定期交流经验,你追我赶力争上游,这相当于栖镇中学的“七国集团”;另外还成立了“学习互助组”,要求尖子生辅导差生。这个组,被调皮学生称为“南北合作”。其他优点和先进事迹还有一大堆,诸如诚实谦虚,尊敬师长……朱校长当即在工作会上拍板:评选余冬生,就这样定了!

马主任带头鼓掌,掌声未歇,坐在墙角的邹开和开了一炮。老邹说,全校团员每月五分一角交了团费,余冬生同学手里就保管着一点团支部活动经费。今年元旦初三团支部给每位老师送了一张小贺卡,他也收到了一张。当时他和余冬生

聊了两句，余冬生说贺卡送光了，他邹开和收到的是最后一张。后来他无意间得知这些贺卡是本班的冯力帮团支部以批发价买的（冯力的妈妈经营文具店），冯力说买了一百张卡，全校教师一共八十七人应当剩余十三张。余冬生为什么声称送光了？虽然十三张贺卡价值不过九元多一点，但是……

一笔账算得数学老师也瞠目结舌。马主任只好紧急调查。调查的结果让人痛心疾首，余冬生含泪供认自己挪用了十三张团支部的贺卡寄给了校外学友，因为每年都收到不少朋友的贺卡，自己又掏不出钱回赠……

从此，马主任一见邹开和脸就害牙痛般歪了半边。

对老邹敬而远之的，还有一个康明老师。康明老师大学毕业不久，机灵能干，很受领导器重。副校长陈道永老师退休时送了小康四本工作手册传授教学经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述了他十多年针对学生青春心理做思想工作的事例和心得体会。工作手册拟的标题是《打开十六岁的心理之门》。康明老师把近二十万字的册子稍加整理，题目改成《敲开十六岁的心理之门》，署上自己的名字寄给了省教育出版社。不久书印了出来，轰动全县。小康老师亲笔签名赠送老师们人手一册。邹开和曾与陈副校长对桌备课，了解这本书的来历，新书送来，老邹瞟了瞟扉页上一行春风得意的字：请邹老师指正，就夹回家拆成一页页，糊成了包盐蛋的纸袋。隔两天康明老师遣学生买来双黄蛋，美滋滋享用时发觉纸袋儿分外眼熟，定神一看不禁把牙咬得嘣地一响。次日，康明老师又重新送了一本书给老邹，扉页上仿贾平凹手法题一行字：再请邹老师指正！老邹也不含糊，果真指正一回，将书名的“敲”字改为“打”

扣子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





字,亲手奉还。小康老师的脸顿时沁出揉皱的一元人民币那种色调。

邹开和诚实,但不等于正直无私。陈道永老师退休前正辅导一个叫王昊的差生。针对每个差生的学习基础、心理状况和家庭环境,陈老师都设计了一套辅导计划表。陈老师退休了要去江北和女儿团聚,最后一份辅导计划只能拜托邹开和帮忙完成。邹开和极少助人为乐,然而一旦承诺肯定信誉第一,当真对王昊下了好些功夫。王昊非常感动,拣教师节那天郑重送了邹开和一个紫铜砚,是他祖父用过的,闲置家中多年。老邹几经推辞终究收下,还预先声明:“这东西我用不上,你要不反对,我转送给齐老师。他爱书法,用得上,他儿子在肉联开票,可以帮我弄些平价猪头做晚三香。”

一份真挚的感情送出手搞得这样不是味道,王昊很不舒服,便以此为题写了一篇带刺的作文。批改作文的康明老师向来一见差生疙疙瘩瘩的作文就咬牙切齿,这回如获至宝,特地将作文送给老邹指正。老邹看完面不改色,大笔一挥批个八十分,还附了两句评语:“材料真实得分八十,文笔欠佳扣去二十。”

一晃就过了两年。

我走出栖镇去县二中念高中,周末回来买晚三香依然响亮地喊着老邹。初中毕业的同学也大都如此。邹开和不大注意身外目光是冷是热,总还是忙。周末常撞见他弓腰拉一车煤,或半车猪头与鸭蛋,让人联想起一只蜗牛,平静沉重地爬着自己的一份庸常岁月。可是,谁都没料到,邹开和会突然死去,死得还有点轰轰烈烈。

据说，他是在县城汽车站英勇献身的。县教委在栖镇中学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朱校长沉痛而激昂地致了一篇很长的悼词，大致解释了邹开和的死因。邹开和在县城办事，然后准备乘车回栖镇。车开前几分钟老邹急着上厕所，就将随身带的旧黄书包托邻座的老太婆看管片刻。谁料这片刻就出了事，一个脖根长个大瘤的黑胖子猛地抢走老太婆抱在胸口的大包袱。老太婆拼命地叫，抢了我的包袱！我的钱！我孙女治病的钱！一车人围着老太婆乱成一团，就是没人敢下车追。从厕所出来的邹开和老师奋不顾身扑上去，黑胖子力气大，一脚踢翻老邹。老邹爬起来又追，死死地揪住黑胖子脖子上的瘤子。黑胖子痛得乱叫，车站的乘警也快追上来了。忽而，老邹沉闷地哼了一声，捂着肚子倒在地上。

他的肝部扎着一把三棱刀。

临死前他含糊地说了两个字，乘警弄不清是什么意思。

他见义勇为的事迹在市电视台播了又播，紧接着被教委追认为烈士，全县中小学的灵魂工程师们热热闹闹地掀起了一轮“学英模”活动，老邹的大名一时如雷贯耳。

秋风凉了，黄叶飘飞，栖镇街西沉积多年的晚三香气息日渐散尽。邹开和的痕迹真正从栖镇上抹掉了。

但也还有人记得他。一九九一年春，我到县邮局旁买《少年文艺》，碰见余冬生。他在县一中住读，邹开和出事后他闻讯赶到医院，那时老邹已经死了，只见到老邹的旧黄书包。我和余冬生在邮局旁聊了很久，后来就提到了邹开和。

“你知道吗？大家对老邹的死可能有些误会。”余冬生欲言又止，“我觉得他的死并不那么崇高，又不敢对人说，担心有





些那个……”

“什么可能呢？”我没想到他会冒出这种怀疑。

“我也不想乱猜，问题是我说服不了自己。那天我在老邹的黄书包里发现了一张纸条，是县土特产公司经理给双龙湖鸭场批的条子，同意鸭场给邹开和供应双黄蛋。好像那一阵子土特产公司垄断了双龙湖鸭蛋的销售。老邹做晚三香是不卖一般鸭蛋的，这张条子他肯定费了好多功夫才到手的。黄书包里除了条子，还有几个菜包子和茶干。吃食不入厕，也是老邹的规矩，所以他把书包托老太婆照应一下。乘警问过老太婆，她说怕有闪失，就将书包和她的包袱系在一起抱着，结果一并被抢走了。老邹要抢回来的主要是那张条子，没那张条子，仅凭老太婆丢了钱，我想，他大概不会……”

“你真这样猜测？”我将信将疑。

“只能这样推测，乘警说他最后吐出的两个字是——条子，除此之外，你还能有更合理的解释吗？”

我们久久无话。暮春的风钻进脖子竟让人觉得冷。

最后我对余冬生说：“你早该把事实讲出来，老邹一生诚实，要是知道他一死竟带来那么多虚假的赞美，他是不会安心瞑目的。”

余冬生垂下头，喃喃地说：“我去看过老邹的墓，学校在墓前种了几棵兰草，我觉得那些兰草懂得老邹的心思，一年四季很青很绿的叶，可是从来不开花。”

欲 舞

关于沈和小蝶的故事曾经是栖镇中学里一段与校风不太协调的传说。这段传说流行在一九九〇年的夏天。一九九〇年的栖镇中学在我印象里好像只有一个缺乏装备的操场和二十排教舍。教舍是造型一致的青砖平房,被时光洗得透点沧桑了,但排列得倒是很守纪律,整齐如一。另外,校园西角还孤零零地蹲着一间寒酸的小宿舍。站在操场上面对这些教舍,常常会觉得自己正面对着一列准备出操的老式军队外加一个掉队的士兵。

我们的教室、寝室和教工宿舍就挤在这二十排平房里。老师和学生也终日在这二十排平房间走来走去,把时光日复一日地消磨在这个圈子里。

这个圈子里奋斗出的升学率是很值得骄傲的。我们在学校里唯一的任务,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能把别人挤下去。为了挣脱身上那层农皮,学习之外的心思往往被我们省略了。我们不看课外书,老师讲课时也不必附加没收小说的义务,各班课程表上除列着主课外,也设有体育、班会、音乐和美术。体育和班会逢到必不可少的时候也应付几回,音乐与美术则

009

扣子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





沦为公共租界，供各科老师轮流瓜分利益均沾。没有学生会对此不满，因为校内根本没有音乐和美术教师，印上课程表只是根据教纲设个名目，并没有令人憧憬的价值。

当然，娱乐活动也不是完全没有。栖镇影院如果放映教育题材的影片，学校也组织我们观看。我们那时都把看电影当作额外的作业来处理，因为照例要完成一篇观后感的作文。

沈就是迎着这个背景走进栖镇中学的。他是从省城美术学院分来的一位时运不济的大学生，并成为栖镇中学的第一位美术兼音乐教师。

沈就住在校园西角那间蹲在队列以外的小宿舍里。

现在，我在回忆里好像看见几个男生边走边议论着某次考试的分数和名次。当他们走过沈的宿舍时，声调会不约而同地降下来，再不约而同地瞟一眼紧闭的宿舍门窗，眼光里就游离出学习话题之外的内容。那群男生里也许就有我，也许有我的某位同桌。一九九〇年，我们就在沈和小蝶的故事里充当着观众。

其实，这段故事的开头几乎咀嚼不出暧昧的成分。小蝶只是沈的一个很平常的学生，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平常，就是小蝶成绩优异，而且秀丽——不是那种可以漫不经心地赞美的秀丽，这女孩确实有点气质，给人“清水出芙蓉”的感觉。沈凭着一个美院高材生的眼光，最先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气质。大概凭着本能，沈开始有意识地注视她，了解到她没有母亲，父亲脾气粗暴，她当然还有一个占据着父亲全部希望的弟弟。沈来的时候，她父亲正在班主任办公室里纠缠，她弟弟要上中

学，烧炭的父亲不能宽裕地供两个孩子读书，她得辍学去镇上梦巴黎餐厅洗碟子。为免于她中途辍学，班主任决定发动全校师生为她募集学费和生活费。朱校长带头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了第一笔捐款。募捐到沈，他捐了六百元，这个数额是校长捐款的三倍，足以供她念完一个学年，这不能不引人猜测。平心而论，沈对她没有任何暧昧的念头，他只是凭搞美术的职业本能地怜惜气质特别的女孩，不愿意看到她整天和油腻腻的碟子粘在一起。

她没有失学。那天她被一群女孩簇拥着来宿舍感谢他。沈刚打完篮球，满头大汗，宿舍里扔了一堆脏衣服。她和那群女生挽起袖子帮他洗衣服，轰轰烈烈地洗出一堆欢乐的泡沫。

第二次，她再去沈的宿舍，已经隔了好久，是单独去的。还是帮他洗衣服，六百块钱差不多抵得上沈三个月的工资，她一时没有办法偿还，但至少该让他穿得清清爽爽吧——学校流传着沈的笑话，说他的几件衬衫穿脏了也不怎么想洗，就拣一件勉强还算干净的反过来穿。女生们功课都忙，再没有工夫陪她一起洗。

她一口气洗了那么多衣服，他有些不好意思也有些感动，特地上食堂买了两盘油多一些的菜（我们那时美其名曰“星期肉菜汤”），留她一起吃午餐。以后每个周末，她照常去清理他的脏衣服，他也照常留她吃午餐——她太瘦了，借这种机会强迫她补充一点营养是必要的。

也许从这时开始，他俩的关系在旁人眼里就有点模糊了。每个星期的来来往往，除了洗衣服，沈也给她画画素描速写，

扣子的颜色是天空的颜色

